



黑格尔 的 宗教哲学

赵林 著

HEGEL'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武汉大学出版社

96016

B516.35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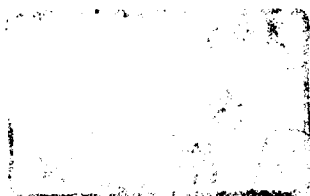
DE60/20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赵 林 著



200023704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赵林著.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6
ISBN 7-307-02168-4

I. 黑…

II. 赵…

III. 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宗教哲学—研究

IV. B516.35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34千字 印数: 1—2000

ISBN 7-307-02168-4/B·46 定价: 12.50元

序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传入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部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专著，这一补白之作是赵林博士对于我国黑格尔学术研究的新贡献。

黑格尔哲学在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在近五十年来，虽然得到了广泛、深入和持续的研究，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却一直受到忽视，不仅至今见不到专著论述，即使是论文也属凤毛麟角，极为罕见。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在黑格尔哲学传入之初，它的辩证法和以此为核心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以及社会历史观理所当然地首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探究，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又构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包括宗教哲学在内的各个分支的前提。同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宗教和对宗教的哲学反思相对于艺术、道德、乃至法而言，几乎是一个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尤其是对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除去上面提到的情况之外，又加上了一重误解，似乎既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逻辑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神学”（费尔巴哈语），也就更没有必要去理会它了。此外，研究黑格尔宗教哲学的难度极大，由于在黑格尔那里，宗教史和世界史是重合的，而离开宗教史也就无所谓宗教哲学，所以要懂得他的宗教哲学，就需要拥有对于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欧洲、从远东（中国、印度）到近东（波斯、叙利亚、埃及等）的各种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教义及其历史的丰富深厚的知识。据我所知，这种难度甚至阻碍人们去从事黑格尔宗教哲学著作的翻译，以至今日尚无它的完整译本面世。

但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不可能永远被忽视和被置之不理。因为宗教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黑格尔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跳越的位置。在黑格尔看来,宗教哲学是精神发展的绝对精神阶段(艺术、宗教、哲学)的第二个环节,也是整个体系的仅次于哲学的环节,而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这就是说哲学是宗教的扬弃或宗教是哲学自身中的一个被扬弃的环节。由此就可以明白地看出,不理解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理解黑格尔哲学。因此,一旦有了条件,对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研究就一定会提上日程,就一定会有人来从事这种研究,也一定会出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赵林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一书的问世就说明了这点。

这部著作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唯物辩证法原则,从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出发,论述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企图将信仰融合于理性、将宗教统一于哲学的主旨。作者的这一视角抓住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乃至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命脉,完全符合西方哲学史的实际,而且切中了当代西方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概述“前黑格尔时代神学思想的发展”的第一章里,作者以不长的篇幅,展示出了中世纪以来千余年神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不仅揭示了信仰与理性对立的极端发展所蕴含着的黑格尔宗教哲学产生的必然性,而且独创性地发掘出了黑格尔宗教思想在德国神秘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传统中的根源,并为往后具体揭示融神秘主义于理性之中的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和德国神秘主义之间的血缘关系埋下了伏笔。

作者经过自己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把黑格尔宗教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为早期神学著作、《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含《宗教哲学讲演录》)这样三个阶段。在“黑格尔早期神学思想的发

展”这章里，作者对这一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及其发展趋势作了精辟的、引人入胜的分析综合，指出情感主义与道德主义、信仰与理性的对立是黑格尔力图克服的主要矛盾，正是在企图调和这一矛盾的努力中孕育了黑格尔哲学成熟时期的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作者在这里极富创见地提出和论证了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应进一步追溯到《精神现象学》之前的早期神学思想的论断，并且很中肯地认为，黑格尔个人思想的这种发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复了人类在整个历史时期或某一代里从宗教出发然后进到哲学的思想发展进程，因而是这种思想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在全面阐述黑格尔宗教哲学体系的内容的第三、四两章里，作者以调和理性和信仰、哲学和宗教的对立为轴心，依次展示了黑格尔宗教哲学体系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初步形成，黑格尔以逻辑学代替精神现象学作为宗教哲学的基础的历程，黑格尔关于宗教史与世界历史相一致的逻辑进程，以及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基督教教义体系的内在的辩证的逻辑结构，从而系统地描述了黑格尔宗教哲学把宗教神秘主义理性化、最终实现从宗教的表象意识向哲学的概念思维转化的过程。作者眼光的犀利、思想的敏锐和见解的深刻使他洞见到，使宗教神秘主义理性化只是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表面层次，而深层层次则是理性本身的神秘化，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不过一个是明示的，一个是暗含的罢了。因此，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研究，不能停止在它的表面层次就完了，而是必须从表面层次深入到决定它的深层层次。

为了把隐藏在深处的这个层次展现出来，作者在最后一章“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及其历史命运”里着重讨论了黑格尔使理性神秘化的问题。他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剖析和阐发了黑格尔使理性神秘化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的实质在于使理性成为一种把神秘主义作为一个环节来经历并将其包含于自身之内的“思辨理性”，而这种思辨理性其实也就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它既是黑

格尔使宗教神秘主义理性化的前提和据以向前进展的线索,但也是它的结果。作者深刻地指出,这个结果显示黑格尔洞察到了人类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本性,即它本身就是间接性的知和直接性的知、理性和非理性、概念规定和神秘体验、可言说和不可言说、有限和无限、暂时和永恒、对立和同一等等的对立统一,认识到了正是理性自身的这种对立统一本性推动着它无止境地从一个圆圈迈向一个更大的圆圈,从一个层次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因而这个结果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合理内容。但是,作者强调的是,黑格尔不是把这个可宝贵的结果作为一个永远也认识不完、言说不完、讨论不完的课题交给人类理性去继续不断地自我认识,而是在这个光彩照人的结果面前陷入了错觉,以为它已经一劳永逸地消除了神秘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不可言说的东西等等,其实黑格尔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这点,相反地,这样一来他倒是使理性本身陷入了更加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就是说把人类理性变成了神或上帝的理性。作者在这里提出的这些论点,可以说是全书中最富启发性和独创性的,它涉及到了当代西方哲学前沿有关理性和非理性、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知识和信仰等问题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方兴未艾,这就表明了作者的有关论点具有极其现实的理论意义。

这部著作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理性的神秘化历程——黑格尔宗教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就是我讲授西方哲学史的课堂里最热忱的学生之一,他对西方哲学的浓厚兴趣,勤学好问的态度和富于独立思考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科毕业后他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教授攻读世界史方向的硕士学位。在哲学系任教期间,他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历史进程以及其他宗教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专门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出版了很有见地的《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这样的专著。当他加入我的博士生行列后,我

暗自庆幸长期盘旋在我脑际的黑格尔宗教哲学研究这个课题这下可终于有了“非他莫属”的人选。当我将此难度极大的课题几乎是强加于他时，他既感兴趣，又有些胆怯，迟疑、动摇、徘徊了好久，好久。但在我和邓晓芒教授的坚持与鼓励下，经过认真的思索，他终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一“苦果”，表现出极大的决心与毅力。他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在北京复印了武汉地区所没有的黑格尔宗教哲学著作的英译本和大量有关外文资料，并向专家求教，回校后就一头扎进了书斋。他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克服自身的某些不足，一步一步地进入潜心研究的角色。在这期间，他曾就研究和撰写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我和邓晓芒教授进行过反复的讨论，显示出他良好的素质与哲学悟性。作为在职博士生，除了要完成学位论文外，还有较重的教学任务，但他却科研成果累累，攻博期间六次获奖，成为博士生中的佼佼者，他的充沛的精力，高效率的工作令人钦佩。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学位论文在送评和答辩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知名学者、德国哲学专家张世英教授、钟宇人教授、王树人研究员等等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如张世英教授就指出：“此文有深刻的见解，立论有根有据，引文和对引文的理解正确，内容也很丰富，逻辑特别严谨。文笔之矫健流畅，思想之富有启发性，在现在一般青年人中间均属少见。”经过论文答辩，赵林认真吸取了专家们提出的有关不足之处中肯意见，马不停蹄地着手进行修改。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有待于作者进行长期的、冷静的、坚持不懈的钻研，以求进一步充实黑格尔宗教哲学内容的陈述和加强其评论性、对话性与针对性；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历史命运作更广泛深入的探讨；而最最重要的是要对作者本人提出的关于理性和神秘性关系的令人感兴趣的论点，结合黑格尔的具体观点加以充分展开和讨论。

总之，赵林的这部著作是我国有关黑格尔宗教哲学研究的创始之作。它对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内容、演变发展和黑格尔思

辩证法的产生、实质特征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作了系统的、深入的、恰当的评述,提出了不少极富意蕴的创见,因而不仅对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而且对于重新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看到这样一部著作即将问世,我感到由衷的喜悦,相信这部著作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重视。愿正处英年的赵林博士在西方哲学的学术殿堂里继续努力,迸发新的火花,奉献新的作品。

杨祖陶

1996年6月于珞珈山麓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前黑格尔时代神学思想的发展·····	(5)
第一节 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发展·····	(5)
一、超理性的神秘主义·····	(5)
二、寻求信仰与理性和解的形而上学·····	(10)
三、向经验性原则的转化·····	(15)
第二节 从自然神论到道德神学·····	(19)
一、自然神论·····	(19)
二、从泛神论到无神论·····	(24)
三、怀疑论与浪漫主义·····	(31)
四、批判哲学与道德神学·····	(36)
第三节 德国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	(44)
一、德国神秘主义传统·····	(44)
二、浪漫主义与直接知识·····	(52)
第二章 黑格尔早期神学思想的发展·····	(64)
第一节 情感主义与道德主义·····	(64)
一、“希腊情结”与情感主义·····	(64)
二、道德主义与“实证宗教”的对立·····	(74)

第二节 超越道德主义	(85)
一、爱扬弃道德	(85)
二、宗教扬弃爱与“苦恼意识”	(95)
三、辩证法的孕育地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 起源和秘密”	(103)
第三章 黑格尔宗教哲学体系的形成	(111)
第一节 思辨哲学的一般体系	(111)
一、精神的“日出”	(111)
二、概念思维与科学体系	(116)
第二节 宗教哲学的一般体系	(122)
一、宗教形态的演变与自然宗教	(122)
二、艺术宗教	(127)
三、天启宗教	(138)
第四章 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结构与内容	(151)
第一节 宗教哲学的知识使命与理性基础	(151)
一、知识与宗教的关系	(151)
二、宗教哲学的理性基础	(157)
三、对时下流行的各种宗教观的批判	(161)
第二节 宗教哲学的逻辑结构及其历史表象	(171)
一、宗教哲学的一般逻辑结构	(171)
二、宗教的普遍概念	(175)
三、宗教概念的历史表象或特定的宗教	(179)
第三节 绝对宗教与神秘主义的理性化	(191)
一、作为合题的绝对宗教	(191)
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关于上帝存在的 本体论证明	(195)

三、圣父的王国——内在的三位一体	(204)
四、圣子的王国——分离与和解	(211)
五、圣灵的王国——宗教社团	(221)
第五章 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及其历史命运	(234)
第一节 理性的神秘化历程	(234)
一、内容方面的神秘化	(234)
二、形式方面的神秘化	(243)
三、理性与神秘性	(249)
第二节 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历史命运	(258)
一、施特劳斯和鲍威尔	(258)
二、费尔巴哈	(268)
三、比德曼和克尔德兄弟	(272)
参考文献	(281)
后记	(287)

导 论

在国内黑格尔学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目前仍然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这对于黑格尔哲学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是从神学开始的,虽然它最后终结于哲学。像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一样,青年黑格尔把神学当作表述哲学思想的最合适的场所。在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中,他起初是用康德的道德语言、继而又用他自己刚刚萌芽的思辨语言来谈论神学问题,神学成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孕育地。因此黑格尔神学也就是黑格尔哲学。而在他晚年的哲学著作中,建立在绝对精神自我实现基础上的思辨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了的神学体系。黑格尔剥夺了基督教的上帝的权威,却把概念、精神当作哲学的上帝加以崇拜;他扬弃了建立在浅薄的表象基础上的传统神学,却构建了奠基于概念运动之上的思辨神学。因此,当黑格尔把神学变成了哲学时,他也就把哲学变成了神学(尽管是在更高的层次上)。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自中世纪以来始终是哲学和神学共同关注的焦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最初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它的基本特点是反理性的神秘信仰。到了中世纪中期,安瑟伦试图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寻求同一性,从而开创了对神学教义进行逻辑证明的经院哲学之源流。然而由于这些证明所借助的只是知性的抽象同一原则,它们不仅没有真正克服信仰与理性的对立,而且使得神学形而上学向着形式化发展,最终堕入粗鄙浅薄的直观表象中。中世纪神学发展的逻辑终点就构成了近代神学和哲

学发展的逻辑起点,既然从形而上学方面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性的努力最终流入了直观表象,经验性原则就成为近代哲学的绝对原则。而经验本身又分裂为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双方各自偏执于理性和信仰之一端,其结果典型地表现为启蒙运动与虔信主义之间的对峙,从而使理性与信仰的抽象同一以知性的方式转变为二者的抽象对立。康德试图通过把宗教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做法来调和这种矛盾,然而他的批判哲学却使理性与信仰、知识与宗教陷入了更加壁垒森严的对立之中。在批判哲学中,思维或理论理性终于证明了自己对于自由、上帝、真理等形而上学内容的无知,并且“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对象的无知当成了良知”^①。因此真理作为某种超验的东西就留给了精神的另一种形态,留给了直觉、信仰和神秘的洞见,于是就引出了建立在“理性恨”之上的德国神秘主义或直接知识论。经验理性执著于外在经验,直接知识则执著于内在经验,二者貌似相异,实质上都是知性思维的结果。当直接知识(神秘主义)从一个端点(理性)跳到另一个端点(信仰)时,它并没有扬弃知性思维所导致的抽象对立,而是仍然坚持着这对立。因此,扬弃理性与信仰的抽象对立,使二者在更高的基础(思辨哲学)上达到辩证统一,就成为黑格尔宗教哲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中,启蒙思想、神秘主义、道德主义等成分相互混杂。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疑病状态”(法兰克福时期)之后,思辨思想和辩证方法逐渐形成。这些在神学外衣包裹下的萌芽状态的思想和方法,到了《精神现象学》中,开始凝结为体系化的哲学形态,并最终在《精神哲学》和《宗教哲学讲座》中形成了绝对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理论。

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就是要在宗教表象背后揭示出真理的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

内容,并且用真理自己的形式或语言——思辨的概念——来表达这个内容。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有一个概念,只有一个方法,方法是用概念本身来规定的。因此概念既是它自身的内容,也是它自身的形式。

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来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性,把神等同于精神和理念本身,把真理说成是人对上帝的认识或上帝在人身上的自我认识,从而实现知识与宗教、哲学与神学的统一。黑格尔对宗教的本质、内容、历史以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认为宗教与哲学所反映的是同一个真理,只是反映的形式有所不同。宗教的历史就是绝对精神以表象形式所进行的自我认识的历史,这种认识在宗教发展的最高形态——天启宗教或绝对宗教(基督教)中最后得以实现。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始终坚持从宗教的表象形态或经验现象背后去把握概念内容和真理,把宗教的发展过程看成是概念自身运动的规定性和历史表现形式。“对于黑格尔来说,宗教和哲学都不能根据经验的标准来进行说明和评价,而只能根据概念,即根据在它们之中发挥作用的内在的合理性原则来进行说明和评价。真理是宗教和哲学共同的内在内容。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研究宗教和哲学的各种形式,而必须把这些形式理解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通过一些变化着的阶段而表现着一个单纯的真理。”^①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乃至他的整个思辨哲学一方面与西欧近代的理性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德国的神秘主义传统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系。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既体现了

^① 斯蒂芬·洛克:《宗教与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整体联系》,参见戴维·科布编:《黑格尔宗教哲学新论》,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严密的逻辑性和客观的理性精神,又体现了德国唯心主义特有的主观狂妄性和精神的睥睨一切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表现为:精神敢于直接把自身提升到自在自为的绝对实体与绝对主体的同一的高度,并且把整个有形世界当作自身的一种被扬弃了的痛苦而加以藐视。在宗教哲学中,黑格尔一方面对种种神秘的宗教教义和表象进行了合理化释阐,完成了对神秘主义的理性化改造;另一方面又把概念、精神提高到绝对,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从而实现了理性的神秘化历程。关于“上帝”的神话消失在理性之中,然而理性本身却构成了新的神话。神学由于获得了合理性而成为哲学,哲学则由于获得了神秘性而成为更为精致的神学。

马克思精辟地指出:“意识的对象(在黑格尔看来)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①既然黑格尔哲学从未真正地超出自我意识、思维或主观性自身,所以当黑格尔把理性之外的神秘性变成理性本身的神秘性,从而认为他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神秘性时,他仅仅只是在思想中消除了神秘性,或者说,仅仅只是消除了关于神秘性的思想,而不是神秘性本身。神秘性作为一种超理性的和不可说的“意境”,是不可能最终被纳入理性之中甚至等同于理性本身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学的最高使命并非在自我意识或精神的自身同一之中实现自我认识,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把握“天人合一”或主客相融的无上境界。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第一章 前黑格尔时代神学思想的发展

第一节 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发展

一、超理性的神秘主义

基督教在最初产生的几个世纪里,在思想上是凭藉着信仰、在实践上是凭藉着道德而最终战胜了深陷于外在性的律法主义禁锢中的犹太教和囿限于同样外在性的自然主义藩篱中的罗马多神教的。基督教的圣教历史和部分教义虽然来自于犹太教,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渊源却是以否定的方式产生于希腊自然主义宗教(多神教)中的希腊唯心主义或唯灵主义。这种希腊式(而非希伯来式)的唯灵主义最初滥觞于希腊民间神秘祭(奥尔弗斯教)的粗陋的灵肉二元论,然后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人的哲学理论中得到系统化的提炼,并通过斯多葛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进一步神秘化改造,最终汇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①。因此在基督教早期神学中,新柏拉图主义的狂信色彩尤为显著。

与自然主义的希腊罗马多神教和形式主义的犹太教不同,基督教一开始就显示出神秘主义的特点。如果说在《新约》的三部“同观福音书”(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尚带有朴素的和自然的色彩,那么在《约翰福音》(该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共

^① 关于希腊多神教、希腊唯灵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我曾在拙著:《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基督教的起源”中作过较详细的论述。